

十三經註

0412
479
59



門 D 12
號
卷

記
21
59

春秋左傳

春秋左傳註卷第五十三

昭二十九年
盡三十一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唁音彦

唁公至晉不見受高張高偃子

公如晉次于乾侯

復不見受往乾侯

春秋左傳卷五十三 昭公 晉

春秋

卷五十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無傳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無傳民逃其上曰潰潰散叛公

傳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君卑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君祇辱言往事齊適

取辱公如乾侯為齊所卑故復適晉冀見

恤

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尹固之復也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邊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叛陰不佞敗之鄆列勉反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二

晉書

春秋左傳卷五十三 昭公 三 晉下樓

盈固及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
不說學尹固之復謂二十八年尹固與子
朝俱奔楚而道還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
殺伯盈等故叛鄰周邑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
乘馬曰啓服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
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賜公衍

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
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
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皆告三日
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
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且後生而為
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

古塹七艷
反食音嗣

賈買也賣之賣其馬啓服馬名隋塹死也

春秋左傳卷五十三 昭公 三 晉下樓

為之櫛為作棺也以幘裹之禮曰敝幘不棄為埋馬也龍輔玉名陽穀齊邑出謂出之產舍相與皆告公為之母雷公術母使待已共白公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

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

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颺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鬻川鬻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

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
 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
 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
 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
 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
 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
 物乃至若泥棄之物乃坻服鬱湮不育故有
 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

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
 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
 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
 然周易有之在乾三三之姤三三曰潛龍勿
 用其同人三三曰見龍在田其大有三三曰
 飛龍在天其夬三三曰亢龍有悔其坤三三
 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三三曰龍戰于野
 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稷五祀誰

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
 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
 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矢職遂濟窮桑此
 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
 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
 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莫知之
知實知

音智颺力謬反飲去聲食音嗣乘去聲
 坻音旨澁音因何古侯反决古快反

絳晉國都蔡墨晉太史非龍實知言龍無
 知乃人不知之耳豢御養也颺古國也叔
 安其君名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擾順也
 豢龍官名官有世功則以官氏醜水上夷
 皆董姓孔甲少康之後九世君也其德能
 順於天河漢各二合為四陶唐堯所治也
 夏后孔甲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
 累尋遷魯縣豕韋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

世復承其國爲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潛藏也藏以爲醢明龍不知求致龍也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也范氏晉范氏也方法術死及之言失職有罪不食謂不食祿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修則龍至泯滅也坻止也鬱滯也湮塞也育生也封爲上公謂爵上公祀爲貴神言五官之君長能修其業

者死皆配食於五行之神爲王者所尊奉正官長也取木生句曲而有芒角也其祀重焉祝融明貌其祀犁焉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收也其祀該焉玄冥水陰而幽冥其祀修及熙焉后土土爲羣物主故稱后也其祀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爲社棄廢也不然周易有之言若不爾周易無緣有龍在乾之姤乾下乾上乾巽下乾上

姤乾初九變潛龍勿用乾初九爻辭其同人離下乾上同人乾九二變見龍在田乾九二爻辭其大有乾下離上大有乾九五變飛龍在天乾九五爻辭其夬乾下兌上火乾上九變亢龍有悔乾上九爻辭其坤上坤下坤乾六爻皆變見羣龍無首吉乾用九爻辭坤之剝坤下艮上剝坤上六變龍戰于野坤上六爻辭物謂上六卦之

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言則為皆是真龍誰氏之五官問五官之長皆是誰少皞金天氏能金木及水謂能治其官句芒木正蓐收金正修熙為玄冥二子相代為水正窮桑少皞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顓頊之子犁為火正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

以水名官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祀后土為社方答社稷故明言為社田正掌播殖也烈山氏神農世諸侯祀之謂祀柱也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湯既勝夏廢柱而以棄代之傳言蔡墨之博物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

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

春秋

卷五十三

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之樹反與音

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賦晉國一鼓鐵言令晉國各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役而為之故言遂序位次也被廬之法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何

以尊貴謂奢禮徵書故不尊貴何業之守言民不奉上則上失業晉國之亂制謂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蔡史墨即蔡墨荀寅又加范氏以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之是成其咎德可以免言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十

晉書

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釋不朝正于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未同盟而赴以名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

乾侯非公且徵過也

徵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

九年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

以非責公之妄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

書其所在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

晉卑公子家忠謀終不能用內外棄之非

復過誤所當掩塞故每歲書公所在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

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

言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蟪居表反之開

音開底音旨

悼公之喪在襄十五年無貳言弔喪共使共其時命謂隨時其所求豈忘其命言不敢忘其命以所備御者多不及辦之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不獲數謂不得如先王禮數慶善也謂善其君自行底致也靈王之喪在襄二十九年少年少也盍何不

也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之敏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戍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

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

稽古

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戍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公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

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十四

管五

春秋

和古樓

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斷丁管反適音的任音王亟欺冀反罷音皮

吳使執掩餘燭庸以二十七年奔故大封定其徙謂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逆吳公子二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封之邑城之謂城養也胡田故胡子之地柔服謂不與吳構怨讐謂二公子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其終不遠言其事行可知不久億安也歸謂善

惡之歸播揚猶勞動也防山以水防塞山水以灌徐章禹斷髮自刑示懼邇近也夷城父也初言伐楚在二十年肄猶勞也道敝謂罷敝於道亟數也闔廬從之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晉地

左傳卷五十三 昭公 十五

春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襄二十五年盟重邱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將使意如迎公故荀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

無傳

冬黑肱以濫來奔

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慮縣不書邾史闕

稽古樓

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十六

晉五婁

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得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

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

春秋

卷五十三

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忘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齊公不得歸跌素典反施以

鼓反難去聲

我受無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練冠麻衣跣行示憂感也事君臣所不得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不絕季氏謂雖賜以死不絕其後君皆謂魯侯也蓋季孫探

言罪已輕重以答荀躒知伯荀躒一言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一言使晉晉必逐之夫人謂季孫也言若見季孫已當受禍明如河以自誓掩耳而走怪公所言示不忍聽其罪之恐敢與知魯難言恐獲不納君之罪今納而不入何敢復知耶歸祭謂歸攝君事眾從脅不得歸傳言君弱不得復自在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十六

晉書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

和古

謂書名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

在荀躒唁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

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
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
左司馬戍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
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夷潛六皆楚邑左司馬沈尹戌子胥之謀

在前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
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
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十九

晉書

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
 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
 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
 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
 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
 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
 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
 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不為去聲
數所主反

黑肱非命卿故曰賤是黑肱也有所謂有
 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回正心
 也疾病也見義則為之守嗣守先人嗣言
 其尊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
 殺衛侯兄欲求不畏疆禦之名邾庶其在
 襄二十二年莒牟夷在五年春秋叛者多
 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
 曰賤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

叛人名去貪也身為艱難大人在位者謂
得勇名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無名謂
不書其人名貪民實力言盡力為之不顧
於見書數惡無禮謂無禮惡逆皆數而不
志記事之善者也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
而辨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
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

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
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
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
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羸力果反

轉宛轉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
故問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
之咎而不釋其夢庚辰有變日在辰尾故
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辰

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
 於辰尾而食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
 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
 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
 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
 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
 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經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無傳公別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

師徒

夏吳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
 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城成周

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不書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三

稽古樓

盟時公在外未及告公公已薨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十五日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不能用其人故於今猶在乾侯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

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吳始用師於越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不四十年越其有吳蓋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不及四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越得歲謂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

和古林

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螯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

春秋

稽古樓

於是焉在

毗女乙反弛式氏反螿亡侯反施去聲紆音舒衰初危反

請城成周以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
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
俾使也兄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於今
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戍
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
于今無日忘之謂念諸侯勞閔閔憂貌王
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饑冀

望來歲之將熟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
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崇文德謂作成周遷
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
螿賊喻災害徵召也庸功也先王之靈以
為大功云欲罷戍而城伯音韓不信衰差
也序次也於是在在周所命

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
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

春秋左傳卷五十三昭公三十五晉左妻

彪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
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
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
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
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
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
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彪彼蚪反揣初
委反仞而慎反
尋盟尋平邱明南面居君位彪侯衛大夫

詩大雅戒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
遊戲逸豫馳驅自恣渝變也計丈數計所
當城之丈數也度高曰揣度深曰仞物相
也相取土之方面遠近之宜量事期知事
幾時畢計徒庸知用幾人功慮財用知費
幾財用書餼糧知用幾糧食屬役賦丈付
所當城尺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效
致也韓簡子臨之謂臨履其事以命諸侯

經所以不書魏舒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
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
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
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
其所也

徧賜大夫謂從公者琥玉器輕服細好之
服不薨路寢為失所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
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
生有兩有三有五有倍貳故天有三辰地有
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
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
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
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
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

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主所知也
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三三天道也昔成
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
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
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
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
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

春秋

卷五十三

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

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妣音配從子用反聞音問

三辰所謂有三五行所謂有五體有左右
所謂有兩各有妣耦所謂陪貳社稷無常
奉奉之無常人言唯德也自古以然史墨
跡古今以實言詩小雅言高下有變易三
后虞夏商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
震在乾上故曰雷乘乾天之道謂乾爲天

春秋左傳

卷五十三

昭公

三

管古書

子震為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
壯若天上有雷嘉聞嘉名聞於世有大
功於魯謂立僖公文子行父武子宿失國
謂失國權器車服名爵號

春秋左傳註卷第五十三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五十四

定元年
盡四年

晉 杜 預 註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
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經元年春王

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於六月故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幾音
機

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

書其執不書所歸

春秋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一

晉五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告於廟故書至

戊辰公即位

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

九月大雩

雩音于

無傳過也

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

冬十月隕霜殺菽

隕于敏反

無傳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傒曰

春秋左傳卷五十四 定公 二 晉書

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
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
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
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
復命而田也奸音干屬之欲反過
古禾反去起呂反

泄臨也代天子大夫為政彪侯衛大夫建
天子謂立天子之居簡子韓起孫不信也
原壽過周大夫田於大陸禹貢大陸在鉅

唐北嫌絕遠疑此田在汲郡吳澤荒蕪之
地火田并見燒也爾雅廣平曰陸甯今修
武縣近吳澤魏子未復命而田范獻子代
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

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
滕薛邾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
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
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

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
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
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
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
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
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
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

稽古

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
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成齊高張後不從諸
侯晉女叔寬曰周衰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衰
弘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
所為不可奸也裁音再郎五分反邳皮悲反
虺許鬼反焉於虔反衰直良反

會城成周不書公未即位裁設板築宋以

春秋左傳卷五十四 定公 四 晉古婁

滕薛鄭爲役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踐
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踐土固然固曰從
舊薛舊爲宋役皇大也奚仲爲夏禹掌車
服大夫邳下邳縣仲虺奚仲之後承奉也
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
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爲政未習故事視
故府謂求故事山川鬼神盟所告薛徵於
人典籍故事人所知也宋徵於鬼乃取證

於鬼神啓寵納侮謂開寵過分則納受侵
侮晉執仲幾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
齊高張後謂後期不及諸侯之役叔寬女
寬也萇宏違天以天旣厭周德萇弘欲遷
都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率以崇天
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天不可支眾不
可奸爲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六年高張來
奔起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
 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
 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
 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
 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
 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
 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公出
 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

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
 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
 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
 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
 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入從
 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
 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

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鵞
 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
 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
 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
 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
 立煬宮幾音祈 駕音加
 成子叔孫婁之子聽命謂眾事皆諮問于
 家子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

同會羈未得見以出時成子未為卿君不
 命而薨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
 使臣不得事君謂公衍公為二子始謀逐
 季氏宋昭公弟定公不敢叔孫臣子名貌
 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寇而出與
 季氏為寇讐者此自可去君知其出君昭
 公反謂出奔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
 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

即位闕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
 溝絕其北域不使與先君同駕鶩魯大夫
 榮成伯也旌章也欲為君諡謂為惡諡溝
 而合諸墓明臣無貶君之義立煬宮以平
 子逐君懼而請禱于煬公昭公死于外自
 以為獲福故立其宮

周鞏簡公棄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鞏九勇反

簡公周卿士遠人異族也為明年鞏氏賊

簡公張本

經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
 災

秋楚人伐吳

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觀古亂反

春秋左傳卷五十四 定公 八 稽古叟

無傳

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

傳言棄親用疎所以敗也

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

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忘為我于
僞反

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舒鳩楚屬

國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

伐桐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為

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

謂多方以談之

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

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

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見賢
通反

楚伐吳從舒鳩言吳人見舟僞將為楚伐

桐潛師實欲以擊楚吳軍楚師敗之楚不

忌故繁守巢大夫

春秋左傳卷五十四 定公 九 嘗言甚

春秋

和古

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闈乞肉焉奪之

杖以敲之

射音亦闈音昏敲苦交反

射姑邾大夫出辟酒奪杖敲之奪闈杖以

敲闈頭也為明年邾子卒傳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無傳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再同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地闈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

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

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

春秋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十

言

稽古樓

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門臺門上有臺旋小使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廢階也先以車與殉欲藏中之潔故先內車及殉別為便房蓋其遺命卞躁疾也

秋七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平中晉地恃其勇為五年士鞅圍鮮虞張

本

冬盟于郟修郟好也

郟卽拔也公卽位故修好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

春秋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十一 晉占婁

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
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
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
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
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
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
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

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焉而請伐楚爽音霜從飲並
去聲沈音鳩

佩佩玉也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
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隱憂約也相助
也夫人謂養馬者官不共言楚所以禮遣
蔡侯之物不共備故禮遣蔡侯之禮有若
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
以子質晉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經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癸巳正月七日書

二月從赴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

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姓音生鼬由又反

召陵會劉子諸侯總言之也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復稱公者會盟異處故

杞伯成卒于會

無傳

六月葬陳惠公

無傳

許遷于容城

春秋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十三

齊一書

春秋
無傳

秋七月公至自會

無傳

劉卷卒

無傳即劉蚩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天王為告同盟故不具爵

葬杞悼公

無傳

楚人圍蔡

不服故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無傳孔圉孔羈孫士鞅即范鞅

葬劉文公

無傳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春秋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十四

三十一

稽古樓

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
吳為蔡討楚從蔡計謀故書蔡侯以吳子
言能左右之也囊瓦稱人貪以致敗不能
死難罪賤之柏舉楚地昭二十一年傳曰
六年十二月庚辰吳入郢今以十一月者
并數閏

楚囊瓦出奔鄭

書名惡之

庚辰吳入郢

弗地曰入吳不稱子史略文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
楚也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獻子
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
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
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自方城以
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

齊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十五 舊唐書

春秋左傳卷五十四 定公 十六
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
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
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
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
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
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
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
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將長蔡於衛衛
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
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
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
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
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
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
春秋左傳卷五十四 定公 十六

乃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精棧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

稽古樓

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明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慧閉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

春秋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十七

管蔡

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
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
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
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
管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
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
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

春秋

和古

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
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襄引說告劉子與范
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
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
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
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
無犯非義噴音責佗徒何反分扶問反勺市
灼反絀七見反茂音吠繁步何反

春秋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十八

晉書

錡魚錡反矜之忍反聃乃甘反洗息典反基音忌閒去聲而蔡素達反餘如字重直龍反
 文公王官伯也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中山鮮虞棄盟取怨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晉假羽旄於鄭析羽為旌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假借觀之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于是

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子行敬子衛大夫會同難謂難得宜嘖至也煩言忿爭祝佗大祝子魚共二謂共二職隸賤臣也社稷動謂國遷軍行祓社釁鼓師出先有事祓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釁為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嘉好謂朝會師二千五百人旅五百人及皋鼬將盟長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軟蔡叔周公

兄康叔周公弟尹正也睦親厚也以盛德
見親厚魯公伯禽也此大路金路錫同姓
諸侯車也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璜美
玉名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醜眾也
卽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制職事
于魯使共魯公之職事昭顯也陪增也敦
厚也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
官典策春秋之制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

器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迸散在魯
皆令卽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伯禽周公
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付伯
禽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康叔衛之祖
少皞雜皞也績菝大赤取染草名也通皞
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畛塗所徑也略
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有閭衛所
受朝宿邑蓋近京畿會王東蒐爲湯沐邑

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聘季周公弟司空
陶叔司徒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魯衛
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
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唐叔晉之祖密
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唐之餘
民九宗一姓爲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
唐誥誥命篇名也夏虛大夏今大原晉陽
也啟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

春和

和古和

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
戎法甚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
子祿父以毒亂王室王殺管叔蔡叔周
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車七乘徒七
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舉爲卿士謂爲
周公臣命以蔡命爲蔡侯胡蔡仲名五叔
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文之昭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武之穆武王

季火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三

管古樓

子伯旬以伯爵居旬服言小踐土之盟衛夷叔猶先蔡踐土召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敵之次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略道也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驕能以能驕人復重也非德非所謀也傳言

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

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
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
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
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
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
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

春秋

和曰

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
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无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
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
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
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
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
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

春秋左傳

卷五十四

定公

三

傳古婁

欒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人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欒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欒王入之左司馬戍及

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郢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

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命
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讐詩曰柔亦不如剛亦
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
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
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
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
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
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一觀報周

稽古樓

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
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
期似王逃王而已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
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
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
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
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
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覓辭曰不敢以

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士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

春秋

釋古樓

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音普鄙反宛於懈反乘廣並去聲芋而爾反雅七餘反鍼之林反句古侯反矜古頑反施音異鑪本又作鑪音慮包必交反厭平聲場音亦取分扶問反楚殺郤宛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郤宛

黨蔡吳唐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楚舍

春秋左傳卷五十四 定公 二 晉書

舟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豫章
漢東江北地名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
渡悉方城外毀其舟謂以方城外入毀吳
所舍舟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
黑楚武城大夫用革用軍器也史皇楚大
夫司馬沈尹戍城曰三隘道之總名禹貢
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
界子常知不可知吳不可勝也求其事謂

求知政事初罪必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
免貪賄致寇之罪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
二師吳楚師瓦子常名以乘廣死謂以死
戰清發水名奔食食者走不陳故不在戰
數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
江是楚王西走執燧象以奔吳師謂燒火
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以班處宮以
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吳王子夫槩

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師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恥爲禽以司馬嘗在吳爲闔廬臣是以今恥於見禽失子謂不知子賢到而裹之謂司馬已死到取其首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入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

辛蔓成然之子鬪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疆陵弱滅宗弑君罪應滅宗竄匿也獎成也公宮隨公宮也子期昭王兄公子結也一人楚王鳩安集也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不敢以約爲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事非爲德舉故辭不敢見

亦不肯為盟主割子期之心謂當心前割
 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包胥楚大夫復報也
 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鄰于君謂吳有
 楚則與秦鄰君其取分言與吳共分楚地
 撫存恤也伏猶處也詩秦風取其王于興
 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
 行九頓首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
 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終

春秋左傳註卷第五十五

定五年 盡九年

晉

杜

預

註

經五年春土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無傳

夏歸粟于蔡

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

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無傳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

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亟急也

越入吳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

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

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

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

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子行並下孟反與璠音餘煩為去聲

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君所佩懷亦季氏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定公 二 稽古樓

家臣改步改玉謂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
 佩璜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
 則亦當去璜璠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
 為君不欲使僭桓子意如子季孫斯仲梁
 懷弗敬懷時從桓子行輕慢子洩行遂懷
 也為下陽虎囚桓子起

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

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
 還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
 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九月夫槩王
 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奔楚為堂谿氏吳
 師收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
 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
 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
 可以歆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

春秋

稽古樓

又戰于公婿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
興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葉公諸梁之弟后
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

倫反闔音
因罷音皮

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道猶法術稷沂
皆楚地遠射楚大夫奔徒楚散卒軍祥楚
地滅唐以從吳伐楚故歸自立自立為吳
王號夫槩奔楚傳終言之麋地名焚之不

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麋中言不可
并焚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公
婿之谿楚地名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
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
克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
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終不
正視謂不義之

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四

魯五婁

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誚逐公父歆及秦邁皆奔齊

歆昌欲反

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也陽虎欲為亂恐

二子不從故囚之藐季氏族稷門魯南城

門歆即文伯也秦邁平子姑婿也傳言季

氏之亂

楚子入于郢初鬬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

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

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

也將涉於成曰藍尹疊涉其帑不與王舟及

甯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

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

鬬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鬬巢申包胥王

孫賈宋木鬬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

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定公五

君利

稽古樓

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
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
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
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
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
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
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

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

事余亦弗能也

遠去聲

楚子入于郢吳師已歸故也成白江夏竟
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壘楚大
夫甯安定也惡過也鬪辛及鬪懷九子皆
從王有大功者懷初謀弑王故請舍之也
大德滅小怨謂懷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
大德也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六

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公十四年樂尹司
 樂大夫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
 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之人
 城廩於廩築城也不能如籛言自知不能
 當辭勿行傳言昭王所以復國國有賢臣
 故也

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三年鮮虞獲晉觀虎

經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
 許男斯歸

游速大叔子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無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稱行人言非其罪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七

晉子建

冬城中城

無傳公爲晉侵鄭故懼而城之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無傳何忌不言何闕文郕貳於齊故圍之

僖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徧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

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八

晉古樓

胥靡周地也周僖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
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取匡不
書歸之晉使季孟出入陽虎將逐三桓欲
使得罪於鄰國彌子瑕衛嬖大夫文子公
孫發舒鼎衛文公之鼎昭北寶龜鞶鑑鞶
帶而以鏡爲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
遺服爲質求納魯昭公蒙覆也大妣文王
妃止不伐魯師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
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
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
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
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
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變以爲必適晉故
強爲之請以取入焉

獻此春取匡之俘強使報幣虎欲困辱三

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明經所以不備書有如先君稱先君以徵其言若欲使晉必厚待之使其人擇得其人也知虎必適晉欲令晉人聞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

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纍力追反

終纍闔廬子夫差兄舟師水戰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之帥陵師陸軍乃今可為言知懼而後可治改紀其政以定其國傳言楚賴子西以安

周僖劬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十

僖五

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浞戍周且城胥靡

僖翩子朝餘黨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

匡前於此見者為戍周起也陽城縣西南

有負黍亭戍周城胥靡為下天王出居姑

猶起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

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晉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晉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

不討也乃執樂祁

桶食允反

告其宰以與公言告之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楊木名楊楯賈禍知范氏必怨將得禍子孫得志於宋以其為國死執樂祁獻子怒祁比趙氏經所以稱行人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

謂于五父之衢

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

起

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辟僖翩之亂也

音猶

姑猶周地辟僖翩之亂為明年釐劉逆王

起

經七年春王正月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十二

晉書

和古模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衛地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稱行人非使人之罪

齊侯衛侯盟于沙

結叛晉也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

大雩

無傳過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夏國佐孫

九月大雩

無傳過也

傳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

儀栗周邑

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齊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十三

舊左傳

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

虎專之

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

武公穆公子桓公文公子敗尹氏以尹氏

復黨僭翩共為亂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徵召也衛欲叛晉屬齊鄭也執結侵我欲

以齊師懼諸大夫瑣即沙也為明年涉佗

授衛侯于地

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

懿子將齊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

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

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斂力
撿反

摩許規反
苦始占反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十四

齊叛晉故齊國夏伐我也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墮伏而待謂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而女也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季孟不敢有心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已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黨音字

慶氏守姑猶大夫以長歷校之己巳十三日五日有日無月黨氏周大夫莊宮莊王

廟也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前年伐我西鄙

公至自侵齊

無傳

二月公侵齊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十五

晉古

未得志故

三月公至自侵齊

無傳

曹伯露卒

無傳四年盟皋鼬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瓦衛地將來救魯公逆會之東郡燕縣東

北有瓦亭

公至自瓦

無傳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無傳四年盟皋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兩事故曰遂

葬曹靖公

左傳

卷五十二

定公

十六

晉五婁

和百本

無傳

九月葬陳懷公

無傳三月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無傳結叛晉曲濮衛地

從祀先公

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

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

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

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

出顏高奪人弱弓籍邱子鉏擊之與一人俱

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脅退曰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十七

齊下

春秋 卷五十五 定公 十八 晉書

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射音石殿呼去聲

侵齊門攻其門也坐列言無鬪志顏高魯

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八十斤古稱重故

以為異彈子鉏齊人斃仆也殪謂子鉏死

顏息魯人曰志其目以自矜也猛魯人偽

傷足欲先歸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

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言魯無

軍政

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

子伐簡城劉子伐孟以定王室

伐穀城儀栗討僭翩之黨穀城在河南縣

西以定王室傳終王室之亂

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

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

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十八 晉書

春秋

稽古樓

子私謂子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
子子姑使溷代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
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于大
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
止諸州

執樂祁在六年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溷樂
祁子待之謂已畱待勿以子自代大行晉
東南山州晉地止諸州為明年宋公使樂

大心如晉張本

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
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再猛
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顧虎
曰盡客氣也

郭郭也衝戰車馬褐馬衣毀謂毀郭出師
奔以攻郭人少故遣後師走往助之猛在
必敗以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定公 十九 魯古婁

敗逐謂逐廩邱人盡客氣言皆客氣非勇也

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

苦越苦夷名曰陽州欲自比僑如

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齊伐我西鄙報上二侵也晉救不書齊師已去未入竟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書禮不敵公史畧之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歆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二十

晉師

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扼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

稽古樓

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按子對反
擗烏喚反

晉盟衛于鄆澤時自瓦還就衛地盟誰敢

盟衛君以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

辱之涉佗成何二子晉大夫請執牛耳以
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
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
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
侯禮揆擠也及挽血至挽賈衛大夫信猶
明也唯禮受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問
故問不入故詬恥也寡人從謂使改卜他
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為質言為

質於晉也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
有日謂有期曰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
遂侵衛

桓公周卿士不書監帥不親侵也六年鄭
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討叛也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
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三 晉古婁

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
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
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
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
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
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
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
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

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
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
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
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
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
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
衢而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開
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

春秋

稽古樓

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
 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
 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
 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
 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
 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
 陽虎入于謹陽鬪以叛鉞普皮反盾食允反
昨仕詐反射音石辨

音遍謹
音歡

師侵衛魯為晉討衛也寤季桓子之弟極
 公彌曾孫桓子族子不狃費宰輒叔孫氏
 之庶子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
 陽虎欲以寤更季氏代桓子以輒更叔孫
 代武叔已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順祀先
 公謂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十月
 二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

春秋左傳

卷五十五

定公

十四

晉石渠

於僖神故於僖廟行順祀都車都邑之兵
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
以都車攻二家壬辰爲期處父期以兵救
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越陽虎從弟昨誓
也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已於難以繼其
先人之良後猶晚也桓子曰往言必往也
爲公期築室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
僞築室於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子

騁馳也築者闔門謂季孫旣得入乃閉門
也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上東門魯
東城之北門棘下城內地名徵召也陽虎
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
喜於召死噫懼聲請追弗許畏陽虎也陽
欲殺桓子謂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懼
而歸不敢殺也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徧
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叛不書畧家臣也

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

歆駟乞子子然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

經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無傳四年盟皋鼈

得寶玉大弓

弓玉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為榮失之足以為辱故重而書之

六月葬鄭獻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晉地不書伐者諱伐盟主以次告

秦伯卒

無傳不書名未同盟

冬葬秦哀公

無傳

春秋

稽古樓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
 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
 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
 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
 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
 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
 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向舒亮反衰
七雷反舍音
捨

巢向戌曾孫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

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子明舍子明

逐使出門去吾衰絰而子擊鐘忿其不逆

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已子明也曰右

師不利戴氏以樂氏戴公族逐右師逐之

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

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定公 二十七 晉書

稽古樓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末反

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云竹刑加猶益也棄不責其邪惡也靜女詩邶風也言

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詩鄘風也錄竿旄詩者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一善存身甘棠詩召南也召伯決訟於蔽芾小棠之下詩人思之不伐其樹茇草舍也無以勸能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

秦火左傳卷五十五 定公 天 管古婁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
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
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
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
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猶
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
嘗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

春秋

釋古樓

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
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
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
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
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
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
宋遂奔晉適趙氏仲氏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罷音皮覆芳服反鑿

苦結反蔥初江反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定公 三十九 皆古樓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定公三十 晉古書

歸寶玉大弓以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
之器用者謂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得
用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
為戰獲伐陽關討陽虎也萊門陽關邑門
三加謂三加兵於魯施氏魯大夫文子鮑
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
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大國晉也求
容求自容也陽虎願東以陽虎欲西奔晉

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願缺刻也欲絕
追者蔥靈輜車名趙世有亂以受亂人故
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
求自門出死於雷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
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
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
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定公三十 晉古書

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
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
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
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
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
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禱媚杏於衛齊侯賞
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憤而衣
狸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

卷五十五

定公

實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
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
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禘之與之犀軒與直
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難

聲禘中呂反禘諸若反憤
音責衣去聲推他回反

齊伐晉為衛討也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取
婦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
取卿相之女死於雷下謂既入城夷儀人

左傳卷五十五 定公 三十一 晉古婁

不服故鬪死於門屋雷下也讓登以登城
非人所樂故讓眾使後而已先登絕而後
下謂恐書先下故又譎以讓之下入城也
書左彌先下書從彌言左行彌遂自先下
亦讓也書與猛息戰訖共止息也斂甲起
欲擊猛斬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己
從書如驂馬之隨斬也傳言齊師和所以
能克晉車在中牟救夷儀也今滎陽有中

牟縣迴遠疑非也衛侯如五氏以齊侯在
五氏將往助之卜過龜焦言衛至五氏道
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
事也寡人當其半時衛侯怒晉甚不復顧
卜欲以身當五百乘城謂夷儀也帥謂東
郭書伐齊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
五年禚媚杏三邑皆齊西界致之以答謝
衛意暫白也憤齒上下相值製裘也貺賜

也賓旅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旅俱進退
五家免謂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毳衣
也比殯三加毳深禮厚之犀軒卿車直蓋
高蓋坐引者以師哭停喪車以盡哀也君
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親推之三
謂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春秋左傳註卷第五十五終

